蒲

DS
793
S32P827
1755
v.5

LIBRARY
OCT 10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冊 5
卷 10-12

蒲州府志卷之十

人物上

漢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

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

不誘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値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

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命渭城立其祠

前世諸史有稱人而但舉其郡者有舉其郡而兼及其縣者如尹翁歸河東平陽人此兼郡縣言之者也若胡建則唯以郡言之者也漢地理志河東郡聞喜平陽皆在其後而先列蒲阪大

陽則知諸傳但言河東者大抵蓋皆爲蒲阪人也州舊志首引綦勝之平陽志山西通志因之夫漢書無勝之傳特附見雋不疑傳中史亦未嘗言勝之爲河東人且漢無河中之名而强以河中人書之豈爲允乎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都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

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稟亦不傷賈姬太
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繇此重都濟
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
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
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

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子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舊州志有義縱而無郅都都縱雖並皆酷吏然都有敢諫面折公廉奉職之節致匈奴亦聞其名而畏之以云人物宜哉豈縱惟事殘賊者得比乎故削不録大陽本今平陸縣地理書或云漢大陽兼有虞鄉故因舊志附都於人物

晉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

之而著至機論辭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㓜喪父
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
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
七十餘薦接與原曰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
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
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舉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
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
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
經世之嶽猷也不患懸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

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

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剥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

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嘗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

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衞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愻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

列女後傳云

漢京兆尹王尊涿郡人晉書稱接爲其十世孫而云猗氏人豈尊後世遷來於此乎

北魏

薛謹汾陰人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渡江位府記室參軍後歸魏授河東太守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擒其東平公乙斗蒐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幷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䴥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

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竝爲都將討
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
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
謹命立庠序敎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
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眞君元年徵
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
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
期見殺尋贈鎭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
薛亂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鎭西大將

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强憑險最爲狡害刼掠道路侵暴鄉閭亂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

薛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懍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

篤睦而家敎甚嚴諸弟雖婚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於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治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爲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

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輙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輙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聽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

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
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
史中尉及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從簡靜
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
將軍華州刺史諡曰簡懿侯東魏前二年重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薛孝通字士達聰子博學有儁才蕭寶夤征關中引
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寶夤將有異志孝
通悟其萌託以拜埽求歸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

修義等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除員外散騎侍郎爾朱天光鎮關右表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賜爵汾陰侯定冊立節閔帝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贍亡兄景懋又言己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詔

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

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宴奏絃管因

使賦詩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卿

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孝通即以忠

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時孝通內典機密外

參朝政汲引人物知名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

性傲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謂之

曰吾以阮籍嵆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

裴傲也齊神武起兵節閔謀鎮遏關右問誰可任

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先在關右因竝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與周文帝結爲兄弟孝武帝初齊神武徵岳爲冀州刺史岳欲單馬入朝孝通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拔吒延慶之徒皆其吏等韓陵之役此輩

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
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陰
之又失人望留之心腹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
昭處鈎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今吐萬仁雖
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先須平殄安置內外何能
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
輔禮義之人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州以爲
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
建水乃欲束手受制不亦難乎言未卒岳執孝通

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啟而不受徵太昌元年因使入朝被留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孝武西遷徵赴晉陽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齊神武讓劒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會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揖手不拜興和二年卒於鄴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曾祖弘敞避地襄陽憕躬耕以養祖母暇則覽文籍既羈旅不被擢用常嘆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也常鬱鬱不得志

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勸令參吏部愷曰世胄躡
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
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
策還洛陽屬爾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從叔懷儁
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抄將略二百卷唯郡守元
襲時相要屈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齊神
武起兵愷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
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
長安侯莫陳悅召爲行臺郎除鎭遠將軍步兵校

尉及悅害賀拔岳燈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爲人虜何慶之有尋而周文平悅引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淸徽殿初成燈爲之頌又爲仙人水芝二欵器頌大統初周文令與盧辯檀翥等參守儀制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後坐事沒子舒嗣

北齊

樊遜字孝謙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遜少好學兄仲以造氈爲業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勵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裴監擢爲主簿薦之於右僕射崔暹爲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遜徙居陳留梁州重舉遜爲秀才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

一清河王岳率衆南討以遜從軍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報書修盟於江上詔令校定羣書遜議請牒借本參校殆無遺闕楊愔嘗使孝謙代己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三人並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若訪門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北周

樊深字文深事繼母甚謹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孝武西遷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東魏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後得一簞餠欲食之念繼母老痺夜中匍匐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遁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算歷之術後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府參軍事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

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肢體終亦不改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義常召問焉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

樂遜字遵賢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周文名遜教授諸子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之禮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遜陳時宜十四條切

於政要保定中以訓導有方遷遂伯中大夫詔魯

公斌畢公賢等同受業焉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

仕優詔不許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

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

州境秩滿拜皇太子諫議進爵崇業郡公進位開

府儀同大將軍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仍賜安車衣

服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

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

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少有志操父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參軍賜爵平陰男棄官歸鄉里周文帝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修義督乙干貴西據楊氏壁端先在壁中修義令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族及家僮等潛逸修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并力固守貴等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

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竝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帝遣南汾州刺史周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戸曹參軍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有功進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强直不避權貴故賜名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

文帝深然之大統十六年東討李弼爲别道元帥妙簡英寮文帝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魏主廢有勸文帝踐極者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遂脫所著冠帶袍袴竝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雅有人倫鑒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侯周受禪再遷戸部中

大夫進爵公孝閔之廢端頗具同異晉公護不悅
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
蔡州父老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
薄葬勿受府州賻遺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交城
郡公謚曰質

山西通志所載諸薛凡見名北史者皆列之亦
不知其無足盡紀也又載薛世雄蒲州舊志亦
然夫世雄本燉煌人徙居咸陽與河東之薛正
不涉耳唐書薛萬徹傳語甚明今不雜入也

隋

薛胄字紹元汾陰人端子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以意辯訓注諸儒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交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初三遷爲兖州刺史繫囚數百旬日盡剖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部人徐俱羅先任海陵郡守道力亦嘗代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竟遣收道力懼而

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嘗撰封禪圖及儀上之上謙讓不許轉鄆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稱職遷刑部尙書雪左僕射高熲罪正議其獄忤旨械繫出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遣將綦良逼磁州良又引兵攻胄胄婉辭却之良釋去坐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

理冑者百餘人配防嶺南卒子鈞獻並知名
張文詡河東人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
書數千卷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通
習羣經特精三禮每好鄭康成注解諸儒異說亦
皆詳究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門生多
請質疑滯博引證據辯說無窮治書侍御史皇甫
誕恒執弟子禮以所乘馬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
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與語大悅勸令
從官固辭仁壽末策杖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

不應事母以孝聞嘗有人夜刈其麥見而避之盜
棄麥謝文詡慰諭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
乃向鄉人說之鄰家築牆心有不直因毀舊堵以
應之醫腰疾不效而體被傷因爲隱曰吾昨風眩
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州縣將加賑恤輙辭
不受嘗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
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
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

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作國僑贊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遵彥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夫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後累遷太尉府主簿兼散騎常侍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直中書省尋拜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

時漸見親用具陳備周之策及周平齊引爲御史
隋初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召典軍書還除內
史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陳道衡因奏曰今光膺寶
祚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
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勿以言辭相
折也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
文翰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
東不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
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

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

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
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至巫峽東至滄海分
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
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
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還除吏部侍郎後有言其黨蘇威者配防嶺表晉
王廣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
樂王府用漢王諒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徵還直
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授

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
書稱我意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
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無功高祖曰爾久
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
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高熲楊素雅
相推重聲名藉甚無競一時仁壽中出檢校襄州
總管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初轉潘州刺史
歲餘表求致仕上謂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
書監待之既至上高祖頌上顧蘇威曰此魚藻之

義也乃拜司隸大夫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奏者劾之被害時年七十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

趙綽河東人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父艱哀毀骨立時稱其孝累轉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歷大夫從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隋初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轉刑部侍郎治梁士

彦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時議重治盜法綽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納之遷大理少卿蕭摩訶子世略作亂摩訶當從坐上赦之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以衣緋褌議碎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執綽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上使人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乃釋亶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議辟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綽拜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誠直每引入閤中即呼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

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仁壽中卒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元方元襲

敬肅字敬儉河東蒲阪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大業初遷潁川郡贊務五年朝東都司隸大夫薛道衡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在潁川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

客放縱以法繩之八年朝於涿郡上將擢太守輙為逑所毀不行大業末乞歸優詔許之去官日家無餘財歲餘終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號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固諫不許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侍御史父憂去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以為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孝

意涖官清節彌厲發奸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族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而孤城無援誓以必死每旦夕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

蒲州府志卷之十一

人物中

唐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道衡子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歸國房元齡亟言之秦王召見問方略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時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

該儆如素搆初不竄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至麾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收進曰

峻宇雕牆殷以亡土階茅茨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能露臺而漢祚永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戒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令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王遣使問疾相望於道命輿至府親舉袂撫之論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未嘗不驅馳經略欵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

善撫安之以慰吾懷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後圖
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元齡曰收
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
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
收常事王仲淹其語見於文中子書文中子作
元經收爲之傳今其書具存世亦未有稱之者
山西通志載人物而於其後論之以謂收當軼
魏徵房杜之上夫豈其然
裴寂虞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隋大業

中爲齊州司戸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大原契分愈密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以情告之許諾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唐公然所計兵起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决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渡河以奪其心衆附兵强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庸

能患我唐公兩從之乃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
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遷大丞
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戶隋帝禪位公固讓
寂開陳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日唐公即位
曰使我至此者公也呼為裴監而不名貴震當世
武德四年攺鑄錢賜一鑪得自鑄又聘其女為趙
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
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
晏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

老爾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遥晚歲不亦善乎九年冊拜司空遣司書員外郎日一人直第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勲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後坐事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刼寂爲主帝曰國家於寂有恩必不爾既而寂卒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柳楚賢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之孫其先仕江左世

居襄陽陳亡還鄉里楚賢大業末爲河北縣長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說曰隋之將亡天下共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悅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祿少卿使突厥撫李思摩子突厥贈馬百疋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

新書無楚賢傳附見子冲傳中舊唐書則楚賢

自爲傳考晉宋隋唐之世其在河東凡稱裴者則皆聞喜稱柳者皆解人以土斷雖移越他所必以郡望歸之猶王謝已久居會稽尚必言陽夏瑯琊者當時之制然也楚賢與冲宜爲解人史稱虞鄉豈即因所居而書之乎即裴寂亦宜爲聞喜人乃通志府志與州縣諸志並因史文係以虞鄉今仍其舊云

張玄素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

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弑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善之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諫以爲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與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

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梃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屢上書極諫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客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豔嬖何

足顧哉又嘗聞宮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玄素不能已上書又諫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東宮廢玄素坐除名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隋介州長史坐漢王諒遇害大鼎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絶龍門軍永豐倉就食爲拊背扼喉計高祖奇之時諸將策先攻河東故議置不用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趙

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爲饒州道軍師引兵渡彭蠡湖以功遷浩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川檝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時鄭德本在瀛洲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

張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家

焉遂爲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决問吏曰若
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
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
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后
名見拜監察御史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决嘉貞爲詳處不越旬廷無稽牒進中
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
下畏之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數慰勞突厥九姓

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
即以爲天兵軍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
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
者亦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遂
得減死天子以爲忠及宋璟等罷帝即以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二年善
傅奏敏於裁遣數與張說不相能後拜工部尚書
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久之以疾丐
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

肅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
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
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
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
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
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
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歿子
孫咸在廷張嘉貞晩一息獨未官帝憫然召拜左
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延賞

張延賞雖早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大歷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傜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名拜大夫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勑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

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酣酒不設備
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自楊國
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用百出後更
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之亂益凋僭公私蕭然延賞
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
踵道及次梁洋倚劍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保謚曰成肅延賞更四
鎭所至民頌其愛子弘靖

張弘靖以廕爲河南參軍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

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戸部侍郎陜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迕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

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征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欵附名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寛簡民便安之後充盧龍節度使卒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聞杜鴻漸杜佑皆器許之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先第在東都思順里歷三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

猗氏志嘉貞上有杜如晦後有王維縉如晦固京兆杜陵人若維縉之不爲猗氏人奚煩借及

乎
薛元超 收子九歲襲爵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初遷給事中數陳當世得失納之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喪解起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正鄭祖元鄧元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累拜東臺侍郎請令李義府乘馬貶簡州刺史又坐上官儀戍嶲州上元初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校獵溫泉

奏諸番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納之上嘗
宴召元超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俄拜中書令兼
左庶子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勅曰朕留卿若
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嘗諫
太子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薈絶磴險塗殿下
截輕禽逐狡兎銜橜之變詎無可虞又戸奴竊發
將何以禦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罷馳射之勞留
情墳典豈不美歟上遣使厚賜慰其意時政出武
后陽瘖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

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歷中官正

諫大夫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多所該究年過三十未有名夫

蒙靈詧節度四鎮以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奏傔

從三十餘人常清慨然投牒而素瘠又脚跛仙芝

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去之常清怒曰我

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

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因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

名傔中會達奚諸部自黑山西趣碎葉靈詧使仙

芝以二千騎追躡擒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
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
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詧迎
勞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
安得此人答曰吾傔封常清也眺等皆驚進揖常
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為判
官從戰小勃律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為節
度判官仙芝征討常清每從務才而果胸無疑事
郎將鄭德詮仙芝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至

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走馬突常清騶士去常清命
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
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
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仙芝妻及乳母哭
門外救請不得仙芝驚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
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之節
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
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尋改北庭都護持節
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廐

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上問何策以討祿山常清見上憂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賊首以獻上壯之明日以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作書遺平原太守顏眞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眞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渡河常清不能禦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

芝曰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詔削官白衣隸仙
芝軍仙芝使衣皁衣監左右部監軍邊令誠搆常
清以賊搖衆遂詔斬於軍中常清曰吾所以不死
者恐汙國家節麾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
徑入關欲面陳討賊事詔赴潼關因爲表以謝且
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
後望陛下無輕此賊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
人多哀之

唐書贊常清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

即奪爵士欲入關見上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
書皆不報回斬於軍卒使叛將得藉口執哥舒
翰以降賊焉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
里人程氏以女妻諲厚分貲贍濟故稱譽日廣開
元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支使哥舒
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秉性
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據案鈎視
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西趨靈武拜御

史中丞陳事無不順納遷武部侍郎與李峴同領三司使諲援律傅經過峴當時憚其持法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會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罷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灃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請荆州置南部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衡州蠻陳

希昂爲長史張惟一司馬督家兵千人脇殺親將
牟遂金後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
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
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
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李揆妄奏置
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過失諲訟其事上逐揆
出之諲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諲在朝不
稱任職相及爲荆州號令嚴明賦斂均一治尚威
信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

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入生構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薦杜鴻漸元載才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博士獨孤及諡曰肅郢請益田忠肅及執奏諡遂不改

唐之河東與漢不同漢河東郡所統頗廣若唐以河中府爲河東郡且有河東縣其河東縣則今永樂以北兼有臨晉西境地故凡唐史所稱河中河東人如呂諲裴冕等大抵皆爲今永濟人矣呂化光亦河東人柳宗元誄之又稱東平

豈呂氏先出東平而後居河東者乎則諲之望宜亦爲東平明矣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中書舍人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棲筠常袞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帥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

請爲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自免去
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卒
薛苹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隋禮部尚書父順奉
天尉楊國忠將引之輙謝絶苹以吏最拜長安令
歷虢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
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
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儉薄衣綠袍更十年至緋
衣乃易居三鎭不聽聲樂所得祿即分散親屬故
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居四年

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祕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為淮南崔圓府判官累遷祠部郎中大歷中李涵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疲償貲天子不忘爾勞勑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角爾父

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還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遣兵攻之晉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說李懷光曰朱泚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若襲取賊淸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

助洮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右丞元琇
爲韓滉排笮得罪晉見宰相誦琇非罪士大夫壯
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竇參裁可大事晉無所駮異九年罷爲禮部尚書
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李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
府騶傔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晉
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

政無所改更盡罷幕下勇士衆服晉有體惟恭潛
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詔拜汝州刺
史陸長源爲司馬以佐晉晉廉愿儉簡事多循仍
故軍粗安長源數欲變更諸事晉初許之已而悉
罷不用以財賦委孟叔度晉在軍五年卒年七十
六贈太傅謚曰恭惠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
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
郎兼修國史從伐高麗上名山爲駐蹕播謂人曰

山所以名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更議法律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惟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其議永徽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興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元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元齡患顔師古注漢

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
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擢進士第貞
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之喪詔太常議承華與諸
王服制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請如晉杜預
議又貞觀十一年正月以晉王爲幷州都督既命
官當已除矣令宜如魏晉制詔宰臣與有司更議
當又言宜酌變爲制及董晉代鄭叔則爲太常卿
上諭曰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

刺史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再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時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歎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角禽驃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縮遂取

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爲荊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
嗣曹王皐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閒復
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
十七贈司空謚曰成訃至帝爲撤宴廢朝
樊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
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錦州刺史徙絳州
治有績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於財悉
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學力
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别集尚

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呂溫河中人侍郎渭子也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爲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絶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戸部員外郎溫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性險躁譎詭而好利與竇羣羊士諤相昵羣爲御史中丞薦溫

知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怨時吉甫爲宦侍所抑溫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於第即捕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既詰辯皆妄言將悉誅羣等吉甫苦救乃免於是貶溫均州刺史士諤賓州議者不厭再貶爲道州久之爲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

蘇瑊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入請立石紀德瑊固讓遷楚州刺史州有營田宰相遥領

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宅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
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厮役珏悉條去之租入羸異
時觀察使誣以罪左授陝州刺史建中初升黜使
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
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元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
李希烈棄汴州即拜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
詔備刺史縣令選宰相欲梭以文詞珏曰求良吏
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
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

京兆珏使萬年令韋彤禁𧸘賣坐奪俸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慶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封駮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朝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鎭州卒贈吏部侍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高第調渭南尉嚴震辟佐興元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

補闕翰林學士貞元末召至金鑾殿議所立次公
曰冢嫡內外係心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議乃定
王叔文等用事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
不爲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
侍郎坐鄭絪罷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虢州觀
察使錮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李勣
徐有功孫皆以負不得調名見曰子之祖勲在王
府寧限常格乎即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討蔡
數建請罷兵上將相之制藁具而蔡捷書至乃以

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曰敬次公本善琹京兆尹李齊運嘗使子請受琹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子洙舉進士尚臨眞公主檢校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爲邠寧軍別將以奉天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節度使韓游瓌畏忌其才希朝奔鳳翔上名寘左神策軍貞元

四年使代游瓌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堡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竊賊亦殺無赦虜人憚伏邊州長帥每至效橐駝駿馬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府地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

已上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忠武改宜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招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累擢監察御

史元和初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
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
存誠曰此姦人冪名以避征役不可許神策軍誣
奏咸陽尉袁儋儋被罰二勑皆執不下上悅遣使
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自貞元中關通賂遺
倚宦豎爲奸會坐事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
十萬當以大辟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
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必
欲詔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

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執付仗內存誠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及按果無實尋復爲給事中御史中丞闕上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復命之會卒上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毘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冕欲除泉州別駕馬總以附宦倖

使戎攝刺史按置其辠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晃怒據案引戎入戎終不爲屈遂自放江湖間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惟戎境內不治道不迓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弛酒橘禁卒官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爲吏不尚約束絕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廩賙濟內外親既病殁以所有分遺之

胡証字啟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奏
賓幕下由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
太子舍人更爲襄陽于頔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
詔兼御史中丞爲魏博田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
夫元和九年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
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
名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
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請儉受省
費以絕私覿禮免鬻官之濫次漠南回鶻欲屈膝

之且言使者必易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歷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

薛廷老字商叟存誠子及進士第讜正有父風寶歷中爲右拾遺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曰此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寖壞奸邪放肆上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上變色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

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絶多知有所營上曰已
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
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嶺南節度使鄭權以公庫
寶貨輸鄭注家廷老表按權罪中人切齒又論李
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
告滿百日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
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以疏放罷開成三年
遷給事中侃侃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
郎子保遜第進士累擢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

中禮部侍郎貶稧州刺史
敬晦河東人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曙廷責太吏吏員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十輩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衆愧謝闔府咨美累擢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眞挾詐御史平吳湘獄得皐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歲連饑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兖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

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

薛放戎弟端厚寡言第進士累擢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上謂曰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賢能處之上美其誠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上嘗問經史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又問六經要指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

語首立於學宮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元宗爲
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終江西觀察使
謚曰簡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正簡求皆
有文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
及臺閣舊事寶歷中黎幹子煟詣臺請復葉縣故
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
貲田皆沒大歷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
煟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

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

盧弘正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正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正執據皐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

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
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
請地者乃以弘正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
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鎭宣慰使還拜工部
侍郎以戸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
弘正使判官司空輿檢鉤蠹正條上新法即表輿
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
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
弘正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正治不敢譁優詔褒勞

弘正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於鎮贈尚書右僕射

盧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戸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又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宅帥

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芳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輿子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奬待凝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嘉圖節常與遊攜還朝過陝虢屬觀察使盧

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會攜復執
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之難將奔不
得前圖弟奴段章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
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遂奔咸
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拜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
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
郎召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
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詔入朝圖陽墮笏趣

意野耄柳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因自目為耐辱居士豫為冢棺歲時祠禱圖與閭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梁初召為禮部尚書不起聞洛陽信不食卒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為河中騎將因家焉

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呵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實玄實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實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

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裒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絶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絶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潏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潏至大饗士昌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為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潏即奔還重榮遂

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狥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船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鋭可用殺之不祥

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

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於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

忠及攻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攻大
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
天子走鳳翔僖嗣襄王熅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
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
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
獻縑十萬願討玫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
斬熅長安復平

蒲州府志卷之十二

人物下

五代

盧文紀字子持祖簡求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諸道進奏官賀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遷工部尚書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祕書監太常卿奉使於

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入立欲擇宰相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及北征至河陽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初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致仕周 初拜司空於家卒年七十六贈

司徒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以聰悟見親信師範降梁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入晉因留事晉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鎭太原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後欲拒命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爲宣徽使

數往來遼帳中遼太宗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張藏英猗氏人唐相嘉貞後僑范陽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以補牙職後因居道避地關南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鐵撾匿居道舍側伺其

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啗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餚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刳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稱報讐張孝子邈用爲盧臺軍使兼榷鹽制置使領坊州刺史周廣順三年率內外親屬幷部兵千餘及煑鹽戸長幼七千餘口牛馬萬計舟數百艘航海歸周至滄州刺史李暉以聞令館於封禪寺俄賜襲衣銀帶錢千萬絹百匹銀器鞍勒馬世宗授德州刺史名歸詢備邊策藏英請以深州李晏口

置砦及誘境上亡命隸軍悉從之以爲緣邊招收都指揮使賜名馬金帶藏英遂築城李晏口累月募勁兵數千人王彥超巡邊爲遼所圍藏英率新募兵馳往擊之轉戰十餘里遼人解去改濮州刺史仍領邊任遼將高牟翰擾邊藏英追擊於胡盧河北自旦至晡殺傷甚衆牟翰遁後領兵巡樂壽遼驍將姚內斌偵知藏英兵少以精騎二千陣縣北藏英率麾下擊之自辰及申士皆殊死戰內斌遂解去降璽書褒美征瓦橋關爲先鋒都指揮使

敗遼騎數百於關北下固安縣又改關南排陣使

宋初遷瀛州團練使幷護關南軍建隆三年卒年

六十九

宋

袁彥河中河東人少以趫勇隸奉國營漢乾祐中周

祖討李守貞置麾下及鎭鄴爲部直小將周廣順

中世宗在澶淵遷親事都校改開封府步直指揮

使顯德初授內外步軍都軍頭泉州刺史尋改岳

州防禦使從征壽州爲城北造竹龍都部署載甲

士數百攻其城又修渦口橋成世宗幸焉因立鎮
淮軍命彥爲武信軍節度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又爲淮南道行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賜衣服金
帶鞍勒馬鎧甲器仗太祖下滁陽擒皇甫暉姚鳳
彥皆有勞詔褒之又令屯下蔡以逼壽春從攻濠
泗擒南唐將許文縝邊鎬等師還授步軍都指揮
使領彰信軍節度六年春命發近畿丁壯浚五丈
河恭帝時命移保義軍宋初加檢校太尉來朝改
鎮曹州乾德六年移靜難軍開保二年移鄜州五

年罷鎭歸卒年六十六景德四年特錄其孫昭慶
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特遷殿直卒
裴濟字仲溥絳州聞喜人唐相耀卿八世孫徙河中
少事晉邸糾同輩過失被譖出補太康鎭將譖者
尋坐法太宗知濟可任補殿直爲天威軍兵馬監
押又令監軍易州遼攻城不能下遷西頭供奉官
太平興國末江表盜起命爲巡檢遷崇儀副使召
還遷使監戍兵於威虜軍次鎭州賊騎夜扣城門
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促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

妄也及旦果有敵兵遯去上嘉之遷西上閤門使定州都監就加行營鈐轄尋知定州契丹三萬騎來攻逆擊於徐河斬數千級獲牛馬鎧仗甚衆淳化初判四方館尋爲鎮州行營鈐轄又與李繼隆擊賊於唐河濟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初繼隆以濟性剛不悅之及是恨相知之晚改四方館使知定州徙天雄軍鈐轄遷客省使復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春出土牛卒挾牛去濟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刼鄽閭

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濟在鎮定十五年威績甚著召還知天雄軍咸平初領順州團練使知靈州兼都部署謀緝八鎮興屯田民甚賴之三年清遠軍陷夏人斷饟道絕援軍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

劉綜字居正河中虞鄉人少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遵誨嘗遣貢馬太祖嘉其敏辨將授三班綜自陳素習詞業願應科舉及還上解眞珠盤龍衣令賜遵誨綜辭曰遵誨人臣安敢當此上曰吾委遵

誨方面不以此爲疑也雍熙二年第進士爲邛州
軍事推官遷大理評事判眉州轉太僕寺丞代還
對便殿言益州長史望愼擇其人上嘉之改太子
中允未幾果有李順之擾復召見面賜緋魚尋知
建安軍請降天長軍爲縣隸揚州以六合縣隸建
安軍自是民力均濟時淮南轉運使王嗣宗兼發
運使請復置都大發運司專幹其職至道二年遷
太常丞職事修舉多稱薦之咸平初出爲河北轉
運副使嘗言州縣幕職官以昏耄放罷者其間實

有廉謹之士全藉祿廩以濟朝夕望自今並除致仕官又言法官斷獄皆引律令及其奏御復云慮未得中別取進止殊非一成不變之道望降旨約束從陝西轉運副使時太常博士梁鼎議禁解鹽官自貨鬻命綜與杜承睿制置青白鹽事綜條上利害力言非便卒罷其事時獻言者多請棄靈州綜上言曰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銳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輕從羣議欲棄靈州是中賊之奸計矣且靈州民

淳土沃爲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爲扞蔽然後於
浦洛河建軍城屯兵集糧爲之應援此暫勞永佚
之勢也況鎭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
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
昭然可驗矣俄充轉運使四年議於鎭戎軍置屯
田務錄唐安國鎭制置城壕鎭戎古記石本以進
詔從其請俄詣闕奏事稱旨賜金紫緡錢五十萬
復遣涖職又嘗言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
或地居津要或戸口繁庶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

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宜擇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卒以父母未葬爲辭宜禁從之遷起居舍人再爲河北轉運使繼領漕任號爲詳練上眷矚甚厚警急輙資其奏處邊請和乃遣近臣諭以擢用意景德三年召拜戶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勾當三班院言御史員數至少望詔兩制以上各擧才堪御史者充三院共署十員若出使按獄官吏能否生民利病刑獄枉濫悉得察擧四年西幸道出河陽權知孟州事復知幷州以政績聞州民

乞留優詔嘉奬歸朝知審官院改吏禮二部郎中
大中祥符四年館伴契丹使因作大雪歌以獻即
命同知貢舉俄權知開封府以貴要交結富民奏
授試秩頗紊公正請加抑止從之七年求典河中
上以大寧宮廟長吏奉祠而綜覈於拜起命知盧
州明年授右諫議大夫八年卒年六十一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爲嘉州司戶
參軍代還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祕
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贊

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鹽鐵判官
河北計置糧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詔謂自
舉代謂薦顏爲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於東山據峽以拒師而民
居不便也顏爲復其故城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
運司事平宜州賊陳進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
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敗顏即北岸釃
上流爲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利
之奏請罷坊榷礬則晉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

北歷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祿少卿以少府監知
江寧府邏者晝刼人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
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
仁宗初遷給事中徙知應天又徙耀州豪姓李甲
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顏索其黨會赦特杖甲流
海上餘悉籍於軍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
張鑑字德明猗氏人藏英孫也以父裔蔭補供奉官
鑑本將家幼能嗜學入衛州霖落山肄業凡十餘
年太平興國三年第進士爲大理評事監泰州柴

墟榷務升右贊善大夫知婺州就遷著作郎還拜
監察御史決獄江左多雪寃滯歷殿中侍御史曹
彬等北伐鑑上疏極言不可與趙延進同掌左藏
延進恃恩踰規延奏之詔罷延進以鑑判三司度
支憑由催欠司時三部各置憑由催欠請併爲一
從之王明李惟清薦其能用爲江南轉運使豪富
爲民患鑑以名聞令部送隗首赴闕以三班職名
覊縻之又建議置臨江軍時以爲便召還特被慰
奨命知梓州遷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遷屯田郎

中判三司都催欠司改都勾院擢拜樞密直學士
知通進銀臺封駮司又掌三班上言供奉官以下
不考校殿最恐無沮勸即詔鑑兼磨勘職時改三
司爲左右計分天下爲十道鑑奏其非便尋果復
舊淳化中遣鑑與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屯西
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軍旅不
和若聞使命驟至易其戎伍慮或猜懼請假臣安
撫之名上稱善付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知
益州張詠即遣部戍卒出境王繼恩麾下使臣亦

多遣東還督繼恩輩分路討捕殘寇而鑑招輯反側事平歸拜左諫議大夫戶部使會五路進討西夏令鑑乘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疏言宜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況靈州一方僻居絶塞雖西陲之舊地實中夏之蠹區不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飛輓尋詔鑑專督軍糧饋運頗集眞宗初遷給事中使知故咸平初改工部侍郎出知廣州居二年民條其政績上請刻石三年移知朗州溪洞羣蠻數

寇擾鑑召酋豪諭以威信皆俯伏聽命徙知相州
有芝草生於監牧鑑表其祥以爲河朔弭兵之兆
優詔答之景德初卒年五十八子士廉殿中丞士
宋太子洗馬士程屯田員外郎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种放與魏野善第進
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辟延州從事向敏中薦
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父喪會祀汾陰經度
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母
憂會祀太清宮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

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
間以鐵錢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富家專
其事數至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後寇瑊
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
知河南府復入爲度支副使使遼還擢龍圖閣待
制知天雄軍尋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還爲左司郎中知審刑院羌人內寇遷右諫議
大夫知延州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不行卒田
性和厚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云

薛向字帥正顏孫任太廟齋郎爲永壽主簿權京兆戸曹遷邠州司法參軍侍御史陳洎行邊向陳三弊言今板築纍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邱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爲棄關內矣三司貸龍門富人錢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治子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力爭罷之監在京權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

益不售矣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郡卒戍延安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而室廬盡沒聚謀爲盜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貰汝擅還罪衆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爲度支歲費緡錢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出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

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彊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向覆其寃脫六囚於死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陜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奏損畦夫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十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民置場於原渭以美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費五十萬貫石三司將移陜西緣邊入鹽中於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坐事罷知汝州甫數月復

爲陝西轉運副使將漕八年入鹽馬芻粟數累萬
民不益賦其課爲最种諤往迎嵬名山詔向與議
廷議劾諤擅興向言諤亡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
請坐之諤貶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
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與辯靖辭窮
即罪之神宗知向才以爲江浙荊淮發運使綱舟
利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其跡向募客舟分載
以相督察官舟多冐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諳本
曹受遺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

物爲誅賞遷天章閣待制上以向習知環慶地形
名詔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至是弛其
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洮用兵
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疏乞裁溢員汰冗卒省浮
費節橫賦手勅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
北地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
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遣邏
捕取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數出不遜語雲應點
兵涿易治道向曰彼欲彊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

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徼倖取成兵
來不除道無能爲也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控
辭用兩府制賜詔弗允元豐元年同知樞密院向
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用心至到御史
數有言不聽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論兵上前通
暢明决遂得大用及在政地多言宜養威持重會
詔民畜馬向既奉令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舒亶
論之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錄
其言謚曰恭敏

穆衍字昌叔河中人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讐家斷舌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讐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知衍名不敢近時捕賊兵擅發常平倉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卒矣衍考課爲一路最元豐中參种諤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衍曰吾兵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諤

乃止同幕畏罪陽謝之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議棄熙蘭衍言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警及長安至今二百餘年非神考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詔視熙河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坪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

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三勅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蘭州議官其一子

金

强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有勞監郃陽酤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執從都尉烏林答胡土亶歸中京留守撒合輦死元帥左監軍

任守眞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守眞又死
鄭州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軍
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復被圍東西
北三面多樹大炮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募壯
士得五千八赤身而戰往來救應大呌以憨子軍
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刮錢爲鏃得元兵一箭
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創遏敵砲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
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得一臠如賜百金九

月元兵退百里外閏月月復攻一月兵倍前不能抜
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仲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
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二年二月建一堂於洛
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誓世以死効三
月中使至以仲便宜從事時行省思烈卒胡土代
仲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元
兵復來陣於洛南仲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
濱招仲降仲責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既不能勤
王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守誓以

死報國遂躍而射之帥奔陣卒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即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屛謂之迷魂牆元兵以五百騎廹之伸率部下二百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胡士走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廹而行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及中京七里河將見大帥䠞察語益激兵卒曰此人乖角如此其能降乎不如

殺之因好語誘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
不從左右力持伸北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麻秉彝字仲常唐金吾衛中郎將麻嗣宗之裔嗣宗
佐玄宗平韋氏之亂嗣宗之子藏珍藏珍子長吉
封齊國公謚文穆長吉子德修爲禮部侍郎德修
子温夫爲承議郎厲州團練副使温夫子繼禎爲
承奉郎濠州司戸參軍慕王官山水乃卜居焉麻
氏古家青州至是遂爲虞鄉人繼禎之子岐岐子
振振子有成宋末登進士有成子元餘元餘子思

誠登天會六年進士歷蒲磁二州倅吉鄉宗城汾
西三縣令二子長秉公次即秉彝登皇統九年進
士天德二年調河中府市丞正隆改元調西京都
市令痛革舊弊豪强折氣留守徒單公重之延置
幕下有疑必諮焉大定初除大興府推官承正隆
昏虐之後盜賊旁午繫者纍如秉彝悉平决之以
獄空聞世宗嘉歎賜錢六十萬推官品第七乃陞
爲第六自秉彜始時繕修宮室火禁嚴甚有百夫
長禍一役投火鐮鐵石以入考送府獄其鐮石果

以奇帛秉彝曰貧人安得此乃遺人物色之百夫長之子所衣之帛正同一問而得其情全活者數十人大定十一年調平陽府岳陽縣令時洪洞趙城爭水歲久至二縣不相婚嫁部檄委秉彝前此司水者十餘人贓賄狼籍秉彝盡寘於法自是無訟二縣之民刊石以紀其事十四年召入拜右三部司正令史董潤隔垣投瓦礫中親軍傷額大興府罪以故上刑部秉彝以為非耳目所及卒以過失論山東有殺人者法司當以鬭秉彝曰閱其牘

其人將死時猶有和同之語非鬬也卒以戲殺論十六年冬借尚書兵部郎中館伴夏國使夏人例以賜馬買物秉彝以失大體禁不許十七年改兵部主事明年正月遘疾卒年四十九階朝請大夫勲騎都尉爵上谷縣男食邑三百戶賜服金紫秉彝為政主仁濟以強明故所涖人畏且愛有貽溪集二十卷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絶人遠甚故時人

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
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
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
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爲言獻甫
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
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
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
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
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

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令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行充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鎭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留汴

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傳於世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稍長涿郡王翛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

自號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詔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

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
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祕
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
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
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

元

裴居敬蒲州人中統至元間爲宿衛兼王府掾王知
其賢加以禮遇隨王府視師北邊有勳勞曾功歷
官陝西行臺侍御史至參政卒居敬常官於蜀蜀

宣慰使扎法者其祖故爲蜀平章行省居敬謂扎
法曰先平章惠愛及於土人人是以思之不忘今
本道歲遣收其賦者苛取無藝爭逃林谷因而抗
阻則征殺之與先平章政何異耶扎法曰同僚未
常言及此公以相教某之福也遂召諸土官諭以
德意各使自占歲入如期一方寧謐四川運司連
敗數任同官爭爲奸利居敬力革其弊守成法朝
廷以所入有美運司官悉加賞擢衆喜曰非裴公
安得此乎雲南職兵民者以梁王在鎮恃勢朋恣

貪墨憲司繩之輒矯詔赦免及居敬至直前啓梁王王聽信之自是其屬一守典制無敢肆者居敬好書能詩文有集十卷藏其家

田世英河中人舉金興定二年進士官縣尹知金將亡退而不仕居於鄉里及元平天下設諸路儒學提舉大選士士爭向學時喪亂之後無從得師以世英儒宿多來從學郡士大半出其門世英博學能文尤長於詩議論慷慨喜賓客好誘掖後進爲人介然與朋友交有始終雖屏居家貧以詩書自

樂宴然忘憂元中統間卒年七十二蘄州總管趙
資翁爲之銘曰味道之腴動與道俱用行舍藏隨
時卷舒條山蒼蒼河水舒舒宰木已拱遺澤有餘
勒銘於竁式彰厥初過者起敬曰此蒲之古儒天
將復興其後乎
何約蒲州人起家以儒試吏累辟中書掾除吏部主
事歷內臺侍御史出官河南會利州饑蘭陽大水
倡議發粟拯救活者數十萬計持節諸道嚴而不
苛泰定天歷間典京漕運餉及千萬石捍衛有方

軍食不乏文宗賜上尊以旌其勞及遷他官上見其名曰是爲京漕能足吾兵食者擢參西京行省時月魯帖木兒授本省平章以才不及辭上曰有何參政在卿何過慮乎及執憲西臺多所糾劾然爲用事大臣所訾欲中傷之賴約無所失得免初約父娶李氏卒繼娶李氏有婦德約兄弟五人並仕官方州爭迎李氏就養李氏母吳九十餘無子李不忍遠去曰若曹欲養母我獨不欲養母乎有知約者將用爲山西廉訪使使得近便於供養會

御史大夫缺人乃仍留約進封河東郡公數年乞
歸卒歐陽元功志其墓

明

楊瑩蒲州人天順庚辰進士官四川參政瑩爲人清
介絶俗淡於榮利有古君子風初仕行人奉使蜀
王府及還蜀王以千金餽瑩謝却之及任四川布
政使參政年始四十餘即告歸不樂仕蜀王既心
敬瑩知其宦而無資於將還復以金爐謝不受如
初時韓文爲大學士周經爲尚書皆山西人與瑩

素交以書問瑩瑩並不答人或恠之瑩曰昔富鄭公居政府司馬溫公在洛鄭公屢致書而溫公不答亦此意也家居苦貧郡太守請周其乏卒力辭之其素節如此

袁泰萬泉人洪武四年進士授羅山縣丞擢都察院試僉都御史遷左右副都御史泰才辨明習法律居心廉正當太祖開國初用重典繩臣下泰輒據理法爭甚力多所保全卒於官太祖深悼之遣使致祭

鄭岳字汝華蒲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授戸部主事遷員外郎疏論總督許進總兵趙日承二人出爲湖廣僉事遷廣西副使調廣東所至皆有異政十三道合疏其治績聞於朝遷江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劾副使李夢陽御史江萬實訐奏事爲逆藩宸濠所陷罷歸宸濠敗起四川右布政使以母喪未終不赴嘉靖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旣至請賑恤受兵郡縣論次討平逆藩軍功贈祀死事諸臣未三月擢大理寺卿疏陳時政皆切中遷兵

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大同兵變議令首領官各誅首惡事立定總兵桂勇有平逆功大璫奪以與其弟姪力駁正之權倖胥側目羣起媒孽其短因致仕歸家居十五年薦起者六卒不用蓋以議大禮爲張桂諸人所忌云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靖初屢遷湖廣僉事以計擒公安賊魁坐事謫叙州通判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與副將何卿平諸番賚銀幣初守禮貶叙州爲僉事張文奎

所辱至是文奎遷四川參議以先所摭事奏詔俱解職守禮才器敏達中外以爲能工部尚書秦金等會薦起河南參政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寧夏去守禮與總兵官任傑等邀敗之尋進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代天和錄前功進兵部尚書總兵官李義楊信連却吉囊三賜璽書銀幣以乞休降俸二級秋寇三萬騎抵綏德遊擊張鵬却之總兵官吴英追出塞東路參將周尚文兵亦至夾擊敗之而巡按御

史殷學請治罪部議延綏遊兵俱調宣大寇方避
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
子少保謫學於外守禮尋以憂去二十九年秋舉
邊才首被薦詔趣上道寇退止不行久之卒

何東序猗氏人生而傑特嘉靖癸丑進士官戶曹榷
關臨清以廉潔著遷郎中督餉遼陽疏糾總兵楊
照忤旨回籍起補刑曹出守徽州親統將士勦礦
賊創婺祁黟績四城尋爲工科趙格所劾御史宋
纁上疏白其事移守衢州復創江開二城爲吳越

根本遷易州兵備副使擢榆林巡撫率師出紅山塞以大捷聞特陞副都御史丁內艱遂徒步歸廬墓三年先是備兵易州時華亭與新鄭有郄華亭在告東序特疏留之因與新鄭忤遂不復出

楊瞻字叔俊蒲州人正德乙卯舉人知扶風縣秩滿擢監察御史出按江北激揚清濁貪墨斂迹相水勢築石堤居民利之遷四川川北道尋謝政歸著祀先睦族錄行於世後以子博貴贈兵部尚書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御史終四川僉事博舉嘉

靖八年進士除盩厔知縣調長安徵爲兵部武庫
主事歷職方郎中大學士翟鑾巡九邊以博自隨
所過山川形勢士卒多寡强弱皆疏記之至肅州
屬番數百遮道要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
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
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
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大喜還薦博可屬大事尚
書張瓚一切倚辨博上或中夜降手詔隨事條答
悉稱旨毛伯溫代瓚博當遷特奏留之已遷山東

提學副使轉督糧參政二十五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免科修築肅州榆樹泉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地墩臺鑿龍首諸渠初罕東屬番遷肅州博爲築金墖白城七堡召其長令率屬徙居之凡七百餘帳總兵官王繼祖却寇永昌鎮羌參將蔡勳等戰鎮番山丹三告捷斬首百四十餘級進博右副都御史母憂歸先是仇鸞鎮甘肅博常發其貪罔三十事及鸞拜大將軍數毀之不聽服闋召拜兵部右侍郎轉

左經略薊州保定潮河川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
勢建石墩置戍守還督九門尋遷總督薊遼保定
軍務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十餘萬騎入
薊鎮攻牆上數遣騎偵博博擐甲宿古北口城上
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上大喜馳賜緋豸衣犒
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
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
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去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
千戶明年復入擊敗之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嚴嵩父子招權利一切格不行會父憂去俄起兵部尚書代許論博疏辭而大同右衛圍急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博壘綫馳出關寇引去右衛圍六月守將王德戰亡芻粟且盡死守無二心博厚加褒卹奏行善後十事給事中張學顏請留博鎭撫奏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造偏箱車百輛有驚則右衛居東左衛居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牆圮急繕治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荊路備居庸南山以絕窺天壽路修陽方神池諸牆塹以

絕入山西路乃於大同牛心山諸地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功賜勅獎賚上數欲召還嵩雅不喜博請俟秋防畢徐議之秋防訖給事中王文炳請召還上以邊防非博不可命加太子太保留鎮如故哱素把伱及叛人了都記等數寇邊先後計擒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民爲寇掠者六千五百餘人又請逋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

可移薊遼總督召還加少保每先事爲防上眷倚
若左右手汪直求封爵持不可久之改吏部尚書
隆慶初請錄建言諸臣死者皆贈卹給事中胡應
嘉有言連疏乞休並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滿三考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時將游南海子率同列諫御
史詹仰庇以直言罷力爭之屯鹽都御史龎尚鵬
被論議留忤旨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
不聽大學士高拱薦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
兵部事博魁梧豐頎臨事安閒有識量自翟鑾慕

府知名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
改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乞
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謚襄毅當徐階之被齮齕
也博造高拱力爲解拱亦心動事獲巳後王大臣
獄興博語張居正曰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
有此都御史葛守禮復與博曰事急矣非公莫能
救要詣居正博曰願相公持公議養元氣因歷數
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後來遞相傾軋者居正憤
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

不能回天會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會訊博陰爲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攺供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别茫然莫辨事乃白人胥稱博長者焉

裴紳字子書聞喜人晉公度後元時有澤民者以功授銀符領平陽事始定居於蒲遂爲蒲人嘉靖甲午舉人戊戌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督理長蘆山東鹽課時多私販首執鄭尚書僕置之法民無敢犯按正定寇連犯太原議增紫荆諸關埤塹有白金文綺之賜按浙江上海防六事檄臬司問都

御史劉平民報首功遷山東提學副使陞河南參政補四川擢江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寇犯延綏提旅遏其南下寇復自寧夏入督衆迎拒斬首八十餘級以捷聞乃簡西安等衛卒三千人奏設參將一員爲內地備初紳督學山東有求庇其子弟者不得遂多方中之罷歸卒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遷常鎭兵備副使擊倭

夏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轉戰滸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阨塞身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冬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數有功著力兔行收河東龍潛出與武襲破其營斬獲

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入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凡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四年正月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冬十月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時

疏於朝陳三策而以安置海濱給配諸將爲無策
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皆言
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瑴事爲喻兵
部尚書郭乾不能决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
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熊於
外以息異議俺答方掠西番聞而急歸調辛愛兵
分道入索把漢甚急崇古偕逢時遣百戸鮑崇德
入其營俺答盛氣待之崇德曰今朝廷待而孫甚
厚稱兵是速其死也俺答聞言心動使使詷之崇

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把漢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是天遣之合也若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他日我孫當襲封彼受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幷請互市崇古以聞悉報可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上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把漢旣歸俺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

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以諸部主不能強致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令將士勿燒荒搗巢而疏請通貢市朝議復譁尚書郭乾謂馬市世廟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勑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復疏力爭之因條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璧侍郎張四維二十二人言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十七人言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

上衆議會御經筵閣臣李春芳等面請外示羈縻
內修守備乃詔封俺答順義王昆都力辛愛等皆
授官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俺答率諸部
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上嘉其誠
賜金幣又給王印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河套
吉能亦如約請命陝西總督王之誥議令吉能一
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疏剖明之亦授都督
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
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

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歲省兵費什三詔進太子太保萬歷初詔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行賄詔責妄言已加少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初俺答從孫切盡台吉求俺答西掠諸番崇古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至是欲西迎佛崇古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其謀於番族鉉及同官

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論崇古弛防狗敵崇古

疏辨乞休上優詔報之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

再疏劾崇古力請致仕乃允歸幸愛措力克相繼

襲封十五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

子世錦衣千戶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

謚襄毅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

士受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

四維嫻文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

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
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
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左侍郎俺答封貢議起朝右
持不決四維爲交關於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
進左侍郎請告歸尋召充東宮侍班神宗初張居
正當國復移疾歸萬歷二年復召掌詹事府三年
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以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居正卒四維爲首輔累
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爲次

輔凡惡居正者擬旨不盡如居正意旣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脉之要術也上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獲發舒言事司禮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己爲伯四維力持之保黨謂四維與吏部尚書

王國光同鄉相厚可搆也御史曹一夔劾國光扳四維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上慰留四維御史張問達復劾之上譴問達於外已而四維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其黨皆逐朝事一大變四維謂除惡務本本既除餘黨可略請上與更始而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沈抑者雖未即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璧屬之雲南貢金後期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諫止之詔江西作陶磁器十萬多奇巧難成四維亦力諫尋以父

喪歸賜賚優渥亞居正焉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
毅
賈仁元字西池萬泉人嘉靖壬戌進士初授歷城知
縣入爲兵部主事改戸部補刑部遷戸部員外郎
歷郎中出知保定府遷山東臨淸兵備副使轉陝
西西凉左參政以邊功遷山東按察右布政使特
擢陝西延綏巡撫都察院以軍功廕子世襲錦衣
衛千戸並復其族入爲兵部左侍郞協理京營戎
政充經筵官三疏祈致仕加兵部尚書馳驛回籍

食俸如在官時仁元自釋褐薦登樞府胥以清操著練兵足餉尤加意文敎在延綏嘗集寮屬詣鄉約所講解忠孝節義事卒後遣官論祭葬給墓田七十畝祀名宦

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歷官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泰昌元年八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與方從哲劉一燝同受顧命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為重大帥李如栢如楨罪當逮

中旨寬之與一燝執奏逮如律加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天啟元年正月請十三日即
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尋加少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蔭一子尚寶司丞復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客氏封奉聖夫人大婚成
當出外爌一燝引祖制爲言命擇日出宮二年四
月禮部尚書孫愼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
爌特疏白其事且曰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
摹者勿以信史爲謗史繇是從哲得善去而可灼

戍邊卽愼行不以爲異議也文震孟建言忠賢嗾
上杖之爌力爭始降級調外三年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求援於
爌爌不應忠賢深銜之旣葉向高罷爌爲首輔廉
直自持勢不能敵奸詭而同官顧秉謙魏廣微輩
又靳傾之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爌
急上言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
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票擬又復更易大駭
觀聽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斗朝政大變

故事閣中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
賢傳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爌惶懼抗
疏乞休命馳驛還籍五年七月御史李魯生劾爌
削籍又假黃龍光事坐贓二千杖斃其家人爌鬻
貸以償棲止先墓莊烈初復故官崇禎元年言者
爭請名用爲楊維垣等所扼至五月始遣行人召
之十二月還朝復爲首輔上諭以擬旨務消異同
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被重譴爌疏救不聽溫
體仁訐錢謙益御史任贊化亦疏訐體仁上切責

贊化爌請寬贊化以安體仁上因謂東林於朝事何補爌退具揭言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分於宮府非國之福也又力救贊化不納皇長子生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時大治忠賢黨爌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初熊廷弼傳首至是其子兆璧詣闕疏請爌言廷弼之死由逆閹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冤之甚者乃許收葬時議汰各鎮兵裁驛卒爌言

晉郎中被齮齕引退抑欝卒天啟初御史張慎言
方震孺魏光緒楊新期交章訟庭及陸大受李傪
寃乃贈庭光祿少卿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俸廕
謚不果

國朝

馮臯彊蒲州永濟人順治乙未進士起家縣令遷同
知漢中府吳三桂反攻陷漢中臯彊被獲廹之降
不屈賊將閉臯彊幽室中刼以威終不從乃遷之
古寺中囚焉遣人守之歷五年大兵復漢中賊將

敗去臯彊始得出大將軍知其狀爲上書言之將
復用臯彊自以老不任職乞歸卒
衛既齊猗氏人參政紹芳子也康熙甲辰進士自庶
吉士爲翰林檢討庚戌會試分校禮闈同校者囑
以其私既齊侃然拒不可後　朝廷知之嘉其能
守正旋得進用以上疏語直左遷霸州州判攝固
安永清平谷三縣事遭喪歸服闋赴京師超擢山
東布政使遷順天府尹晉都察院副都御史出巡
撫貴州以黎苗叛亂坐罪戍龍江踰年召還使修

永定河復修高堰河堤卒於淮上

邵嗣堯猗氏人康熙庚戌進士歷官知縣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直隸守道改提督江南學政卒於官嗣堯耿介廉白不畏强禦初知栢鄉大學士魏裔介家在焉又其座主也裔介家人有犯法者即以法治之無所假以是爲裔介所惡私使直隸巡撫借他事劾去之時大臣唯都御史魏象樞知嗣堯賢爲薦於朝得復仕云初浙人陸龍其與嗣堯同年進士歷官以淸直聞嗣堯與齊名爲　國

家所信曰如龍其嗣堯任提學定不鬻秀才致穢敗也因有是命嗣堯在江南將卒若預知之者自製殮衣朝服外皆布爲之既卒常州士人祠之於試院之左

左成名永濟人順治十一年以貢士任湖廣岳州府經歷署慈利縣事湖南賊方亂攻破慈利成名爲所執迫之降成名曰吾雖微官亦朝廷所命雖殺乃分耳寧屈賊哉遂死之事聞即以所署職贈成名爲慈利知縣卹其家

喬學尹猗氏人康熙癸巳進士性介靜有守以翰林官京師日唯杜門寡交接改吏部選曹郎中尤潔白自持人無能私干者遷福建按察使愼庶獄多平允時福建大饑而學尹方署布政使以素爲民所信故饑者爭赴方伯求賑曰獨喬公能活我忌者陰譖之雍正中遂有遼東之戍初學尹與江西魏侍郎定國並仕外臺咸著淸直聲至是魏亦以累與學尹同謫在戍所五年乾隆元年召還中朝士大夫聞之無不喜者授福建布政使移任湖廣

其父就養官所卒學尹扶喪歸渡江風甚舟幾覆
學尹抱棺號痛已而風輒止因得徐濟服除補山
東布政使入爲太僕卿以目疾致仕學尹歷官四
十年家無長物世稱其清
崔紀永濟人康熙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
編修雍正丁未充會試同考官遷國子司業轉洗
馬歷右春坊庶子於乾隆初陞國子祭酒提督順
天學政由詹事府詹事晉總督倉場戶部侍郎未
幾署陝西巡撫再授吏部右侍郎實任陝西巡撫

二歲餘調撫湖北以公事降六秩家居乾隆辛酉復召爲國子祭酒甲子出督江南學政以憂去職服闋授山東布政使歲庚午復以右副都御史爲江南學院卒於官紀撫楚時知楚人以食鹽爲苦淮商貪利居奇鹽價惟所增長貧人至有數月不得食鹽者因上言其弊請更其法而令商人分地行鹽毋專聚漢口則奸商不得以時高下而人得食鹽之便疏入紀議不行然楚人至今謂其意在民不可沒也